

静修先生文集

八





唯諾說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況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然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為律而身為度苟為不然幾何其不為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唯諾後說

天之聲清而上地之聲濁而下形感而聲出焉理於是乎在來之聲必來去之聲必去事感而聲出焉理亦於是乎在初無心曰天地去來也至於一草一木其聲亦必象其形曰樹有植立之象焉曰枝有散殊之象焉至於曰鵝曰鴨曰鷄曰雀曰鴉之類則又因其聲而聲焉者也鵝鴨所以協鵝也喞喞所以協鷄也言語生於有聲之後而其理具於有聲之前有聲之後則古今方域日益不同人惟見其不同而不知其同也知其同則知吾之所以說唯諾者不但說唯諾也授坐而立授立而跪齟齬於其形也當唯而諾當諾而唯齟齬於其聲也聖人之所以制禮者非誠有制也特知之焉爾

張潛名說

張氏子從予學既長而更幼名予命之以潛曰潛乎吾語汝潛夫人之家或未振而有振之者必卓越非常之人也人而未自振思所以振之非挺拔特立蹇蹇自負者不能也尔之家卑而未顯尔之質柔而愿予又潛尔也又欲尔之潛也感矣雖然尔獨不見夫天地之凜然者乎此潛之象也剛健之初君子自強之始也躍也飛也自潛而來也以儒新而家以道立而身汝之潛也不然渾渾淪淪混于常人以終其身顧尔自能之子又何教焉抑又有一說我將終教之大矣而後小之潛也明矣而後晦之潛也不大而小不明而晦固宜也亦曰子潛自欺也潛乎無負尔名

惹齋說

八靜修文集卷十

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推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為是謙託而然也蓋必有所取焉耳然其所取之義有二焉蓋或病夫便儂較厲之去道甚速也思欲自矯以近本實於是不得已而取之而其意若曰與其失於彼也寧失於是此其設心於義為無所失也或為老莊氏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保嗇而自全也此則擇而取之非不得已也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使前之說行亦不過人人尚質而於世固不為無益也若不幸而此說一熾則天下之人皆將苟簡避事而其為害庸有既乎嗚呼一事之間心術之微其義利之分有如此者不可不之察也安肅劉仲祥明敏博物專門禮學以惹名其齋蓋將以自矯而非以自利也故予既為

題其扁復以是說列其左劉某書

遂初亭說

君子立心之初曰為善而不為惡曰為君子而不為小人如是而已苟為善也為君子也則其初心遂矣夫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在也故欲為善為君子蓋無時無處而不可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遂也若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苟時命不吾與焉則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無所可為者矣若曰吾之初心欲處而適已也苟時命不吾釋焉則亦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出也無所可為者矣道果如是乎哉詹事張公子有子知其心為最深蓋樂為善而惟恐其不為君子者也今築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乎閑適而諸公為詩文以題陽曰巽乎汝剛也亦思夫所謂陽焉汝柔也亦思夫所謂陽焉剛柔惟汝之所適也陽之是趨則予之所望焉

王景勉名字說

故人王利夫請制其子名土氏居世與予外家鄰予外祖揚公字勉之實王氏之鄉先生也以之名其子勉云不可遂名之曰景勉勉者將以力行也可字之以履而以文配稱焉曰文履至元己卯二月癸未容城劉某書

少中李公名字說

公之先契丹氏之族也其氏李則遠有端緒而碑誌存焉名則國語譯云鐵也公見國朝諸貴族多因官若名以氏又有從而字之者自以氏李則既有所承而名字尚未稱其心若有關焉遂以為請予名以鑑而字之伯堅蓋存其初名又本其所自出而就以為勸焉耳至

元庚寅二月吉日容城劉某書

嘉氏子字說

名人所稱者故多示謙字因名而生義人所稱者故多致尊美之意焉若曰子曰吾曰卿之類固無自稱之理也後世不之察每每錯亂故有於稱呼之間或不順者今嘉氏子名淳可字士真蓋因名而生以致尊美之意也至元己丑冬至日牧溪翁書



王孝女旌門銘 併序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憲公署其門曰孝女王氏縣人劉某銘曰

靜修齋卷之九

平常一子且然於一女子復奚責望盧公表之何用以戒荒

友松軒銘 併序

總帥史侯子明種松私第因以友松名其堂之軒友人涿郡盧勉道為請銘銘曰  
孰賦遠游泰初為鄰孰廣絕交麋鹿為群彼其薄世棲心物外世固未薄汝薄已大矧侯貴游於侯何資乃今翻然亦松與友植物之英象斯人賢象則與之而况其真寬裕樂易孰求此心我將持松責侯來今凜乎風霜魏乎明堂彼實有之子靈敢忘



神農畫像贊

天初生民粒食已成如人育子漣與俱生於赫炎皇繼

天而已聖德神功止於如此

王允中真贊

齒未老鬢胡為而白邪隱然合四海之憂鬱已衰顏胡為而壯邪凜然橫千仞之秋竹實丹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京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分幾禍一身固可為戒然視循默司容貽害當世者寧不優邪

退翁真贊

廊廟之姿山林之思惟所謂天下之士故能為學者所師奚藏諸用而昌於辭有德有言寧卒不施迫而視之非吾退翁而誰

郭安道真贊

衣冠自同於鄉人而文章名天下言論若無所臧否而風鑒析秋毫安處下僚而人不見其屈力辭兩命而人不忌其高我相英華得其根苗蓋於此眉睫之間又見其所以肖夫先君子之捐金購書揮觴結客以侷儻起家為幽并之豪者也

書畫像自警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是其孤所以當眾人之望者如是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

祝文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啓聖心程朱將命堙晦浚闢聾聰譬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然多歧孰會其一徒為瞻仰有惻此心因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故余

此闢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修有地研窮參訂亦復  
有書於古遺言於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  
悠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告峨山龍湫文

嗚呼一邦之望有幾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  
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  
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出于天非神之  
所得而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之所得而釋也是  
以使神涵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  
受命于天而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  
爲之請命于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  
無責烏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  
誠則惟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斥黜

靜修齋集卷十

十一

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  
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感信  
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于神則是禱其所  
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  
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  
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闡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  
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  
所謂淫昏之鬼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  
此而變之則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  
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命  
之職可息而曠之戾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  
何望焉敢告

祭文



祭揚待制文名恕字誠之

堂堂文獻金之儒宗得見嗣子如及音容况我先人出  
文獻門既世有契義當公親總角拜公鷄泉之濱期與  
莫當凜乎此身後公重來我方南還德孤道否榮榮在  
艱拜書于公義重公顏別五六年移居西湖吾道日窮  
交道日踈問疾憂貧兩辱公書愛我如斯死別終天不  
及執紼猶當漬綿矯首東望奈此臞然緘辭寓哀公其  
鑒焉

祭參知政事王彥才文

維至元二十一年歲次甲申十一月乙亥朔越二十日  
甲午容城劉某謹以茶果之奠致告于故參知政事王  
公之靈在公晚年嗣續維重方將慶公公已告病問疾  
之舉旦夕治裝公謝勿來公已云亡孰知此行施行公

蘇作

喪昔公之西子寓易城百里送公為公遠行今公此去  
終天永訣敢不扶疾送公于穴恩禮未酬音容窈然謹  
此區區公其鑒焉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御史文

維至元二十八年歲次辛卯八月乙丑朔承德郎右贊  
善大夫容城劉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友故監察  
御史張仲寶之靈嗚呼精勤之志俊逸之才博洽之  
享清謹之節已矣已矣哀哉哀哉尚饗

祭鄉丈王利夫文

維云云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鄉丈王公利夫之靈鄉  
中親舊所存惟公謂當百年今復已矣孤子之際憂患  
之餘所遇皆傷矧茲永訣嗚呼哀哉



玉田楊先生哀辭 併序

予平生所與往還通問訊者皆有日錄而以時考之庶  
其有自警者焉昔者有自京師至者曰玉田楊先生嘗  
問子動靜於我又曰嘗問子言貌於我或又曰先生謂  
子過此必識子是以來若是者無虛歲至有素疾予如  
沉離而擠毀百至一及先生之門則必幡然親愛予亦  
不知何以得此于先生也後得先生手疏訪故人遺文  
行實而先人與焉予始疑先生之所以拳拳于予者或  
以先人故思欲一見以其報知而先生歿矣後五年至  
元丙子其子遇始與予會其雅相敬愛猶先生又二年  
遇謂子曰先人愛子者子為辭以哀先人莫子宜予固  
幸其得以遂予哀故不辭先生諱時煦字春卿仙翁雍  
伯之後嘗為興文署丞幼穎悟質厚制行不為崖岸性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十一

喜客家雖貧而延致接納無虛日隱居教授餘二十年  
名公貴人往往出其門者築一室環種以竹名之曰庸  
齋或為圖其象為野服蕭然先生顧而樂之名以庸齋  
自適先生之病革也訣其門人李生曰予平生無媿於  
世言竟怡然而逝其所學與其所行蓋可見矣而世特  
以好客稱之非知先生者遇今為史院編修官孫肯堂  
亦好學其辭曰

嗟滴澆兮孰可淳賦敦厖兮公其人揚尔波兮一我存  
矯獨立兮與物春物來納兮吾渾淪氣被物兮吾飭氣  
徙巖巖兮駭絕倫嗟離物兮危尔身彼悠悠兮逐世紛  
孰有滑兮不涇渾庸可常兮德有隣微先生兮吾誰與

親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

上宰相書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

靜修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者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日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孝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勉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疔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疾復作至七月

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畧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實踈遠微賤之臣與惟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苦非難處之事惟閣

靜修文集廿一

下始終成就之因再拜

答田尚書書

某再拜復禮意懇到至於再三雖不敢當亦所不敢拒者然勢有不能者三今不免一一焉近有人自鄉中來水幾嚙先墓尚賴相去甚近時有展省而謀所以遷避之方必三歲而後可庶幾焉一也家堂垂老有所生女子在趙州亦欲時一相見若遠去則往復極不易矣二也外舅郭判官平生受知最重今在平定卧疾十月間已一往省視臨別垂淚云比死幸得一相見近其子書來云變腫而利醫者云利不利於是證也拙婦聞之殆難為懷欲遂俱往視之則山路崎嶇往復千里而勢有不能殆不免某復作一行也三也有此二者而遂舍之將以教人而先失此雖公亦所不與也可往則一來即

往誠不敢虛譎以要人之再三公若不亮察雖百往復亦止此而已矣某再拜田侯請疏附此竊以深恩善與之命時師哉凡期道業之精必就有道而止伏惟夢吉先生兩儀間氣四海英才初季語則自識於之及講書則明其能文河傾萬卷之時必至於識於之既冠之日俄駭其能文河傾萬卷之時必至於識於之既外良金難論有歸道積厥躬白璧抵連城之價聲聞於士敢望加諸陶鑄之力度可達於成就之途各習聖經動循天理蓋素志實在於是舍先生將安之乎敬遣某人持疏上請早賜俞音幸毋多讓謹疏

答何尚書書

某再拜復辱疏禮意甚厚實非所敢當也然易之風土素所慕愛而公之才器則又所願交而未得者也又平生嘗苦無書讀每思欲館於藏書之家而肆其檢閱而今之藏書復孰有如公之多者三者蓋十年之所欲求而不得者今一朝不求而併得之且公出貴家而能不忘子孫教養之計求之古人亦不多見而某又何暇辭但事緒卒不能絕六七月之交當再議之某再拜侯請疏附此竊以景星鳳凰爭觀治平之瑞秋陽江漢亦資濯暴之功是知幸野天民不拒互黨童子伏推麥之下先生天資穎悟風操淵乎天民不拒互黨童子伏推麥之下推真蕪蕪帝特負志李期於聖賢發見輝光詩文復於衡門額俯垂於金諾燕山改色載瞻伊洛之風易水增明顯懇傾聽求旨謹疏甲

與王經書

八月二十八日刘某再拜以生平知己有五年之別且還自數千里外欵段下澤奉候起居角中私第從容觴詠為數日留以道前日西山連榻南州並轡之好實初心也故自四月初始聞有歸意訪問迄今無虛月及至則腹痛連綿不止而不能徑往南望依依徒增悵恨仲實來仍聞執事脚氣作不知近日復何如謹專人奉問

續當親往未閒秋嚴惟順時以道自愛不宣某再拜經  
畧恩公執事

答張推官書

某頓首啓自獲與仲實交嘗竊聞家世昆季之美而執  
事恬退之節樂易之風雖未之識固已若親承其教五  
月間彥通來聞秩滿家居而僕方私或以事至府則庶  
得一見焉及仲實至則紙墨等物遽蒙先施之辱矣且  
許以北行則取道於此而將枉駕焉感慰不自勝然思  
其所以得此豈仲實諸人嘗以不肖欺執事也此當面  
敘姑此馳謝八月二十八日某再拜推官先輩執事

答王判官書

某頓首復總判執事向居保府竊聞才名風節之餘向  
慕而慕交之者有日矣然公宦游南北而僕復閉門癡  
坐蹉跎蹉跎是以十年之間僅望見風采一二於稠人  
中竟未嘗接杯酒殷勤之歡以道其相與之意及來山  
中交道日狹故人日踈凡鄉曲之賢平昔之願交而未  
得者日往來於心其相與之意故在忽八月九日領函  
月間見寄詩其賦敘平實而興寄高遠辭旨精嚴而風  
格古雅其平日磊磊自負與夫期待之辱又槩見於言  
意之表讀之不覺驚喜向之願交而相與者自此敢少  
進於前矣特恨浮沉久而得之晚和答難而報謝遲故  
謹專人先此馳復比良晤秋嚴惟順時以道自愛不宣  
八月二十七日某再拜



王治中請趙君玉疏

道人遊於內形骸無廢疾之嫌老者近於親飲食有忠

養之戒惟其布帛之文不為野所以著艾而信可以師  
伏惟提學先生經明行修年高德邵人惜士安之苦節  
天留鑿齒之半軀某蚤失師傳今勞王事每慙將逼於  
晚景但欲常聞於善言避堂寢以舍蓋公固不敢當禮  
賢之僭載酒者而過揚子庶幾能伸問字之勤厨傳已  
修薰沐而待謹疏

請趙教授就師席疏

伏以為州郡立師久著 朝廷之令式選生徒入學屢  
頒臺憲之條章共興激勵之心爰得依歸之所恭惟先  
生蚤親有道晚舉力田以公論所歸膺師儒之選某等  
幸居是郡得預諸生敬備束脩願行見先生之禮特新  
講肄望不虛鄉國之勤謹疏

靈陽觀鳩糧疏

靈陽觀鳩糧疏

奉為本院見闕道糧謹投一鄉上善共加補助者竊以  
力田固清修之本收功有豐歉之殊終歲徒勞連年失  
望驪虞里巷共歌樂土之有秋寂寞齋厨實望仁人之  
移粟謹疏



節象

渙先陰而後陽也自一陰一陽而二陰二陽也故為渙  
焉渙散也節先陽而後陰也自二陽二陰而一陽一陰  
也故為節焉節止也以卦之象而言之澤所以限水水  
遇澤而止皆節之義也以卦之德而言之方說而遇險  
險而以說行之又皆節之義也夫事物之有限而止者  
節也而節亦一事物也獨無所謂有限而止者乎知節  
而不知節其節焉於彼雖為節於節則為不節也此則

節而至於苦者也在物皆有自然之節也若因其節而  
節焉猶支之有節分之有段亦風行於水自然披離之  
爲渙而已若節而至於苦則非自然之節矣凡卦之所  
謂亨與貞者其亨與貞皆同而所以爲亨與貞則異渙  
即亨也亨在事先節有亨之道而已亨在事後然易無  
無貞而亨者猶物之無無陰之陽也亨在事先者其卦  
以亨爲主而守之以貞亨在事後者其卦以貞爲主庶  
幾其有亨也在渙其辭有聚渙之象焉在節其辭有苦  
節之戒焉渙非必渙也節非必節也未節則思所以節  
焉已節則思戒其所以苦節者焉動又而以靜節之靜  
又而以動節之皆所以爲節也知此則知其所謂亨與  
貞者亦隨所遇而變也友人筮遇節當以彖辭占故爲  
言其義例之大畧焉

武遂揚翁遺事

翁與子外家通譜牒一卅矣昭穆則舅父也八十歲餘  
每一過子輒自喜數日而謂有所得也好聞邵氏惡語  
語每告之一二必手錄而藏之嘗謂子曰子視卅俗惟  
予與山西一石丈者其所爲頗當吾子意宜吾子之不  
見合於人也畧能道予家數卅事每援之以爲其朋友  
子孫之戒臨終遺其子孫者無他語惟及子戒其子孫  
令從子學而已翁舊嘗與子言昔自西山來武遂涉百  
里途一日意甚速訪捷徑于人視所常往來當早至中  
途遇人奪騎補駟傳乃走避之乃反迂于所常往來者  
尔後思之幸莫不然遂不敢求捷又云某人者擁高官  
以南子謂其人不免後果如子言蓋治行時子見謀利  
之具以知之又云昔年二十餘遇保州鈔騎身已十餘



創即伏而死矣其一人復抽刀由背及腹刺至地而去是時豈意復生於天地之間六十年餘也以此知生死非人所能爲也又云保州屠城惟匠者免于冒入匠中如予者亦甚衆或欲精擇能否其一人默語之曰能挾鋸即匠也拔人于生擠人于死惟所擇事遂已而凡冒入匠中者皆賴以生當時恨不知其人之姓名若此等語每語次必一二及之予亦樂聞而不厭其言之屢也性喜飲醉即微笑好談佛書亦頗能知其微處嗚呼親舊日益盡予日益孤感念知己不覺涕零遂書此示其子孫使知翁之言行如是其令不忘予家之好云翁字吉甫忘其名至元十六年正月十六日書于吟風亭

書示瘍醫

周禮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

靜修齋集卷十一

之以五味節之五毒疑即醫師所聚毒藥凡五藥之有毒者非謂一方五藥而可以盡攻諸瘍也攻與療所以去其疾也養與節所以扶其本也蓋攻則必養之療則必節之攻視療加急養視節加密理勢然也鄭氏釋五毒以黃堊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二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取之以祝創惡肉破骨則盡出宋楊文公見揚嶠驗之亦如鄭所云此蓋古方五毒藥之一尔若即以是爲五毒則不惟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狹而執乘與下文五氣五藥五味之言亦不類矣予又恐以揚之偶中而致人之不中也賈氏疏又以五藥爲五毒則鄭旣失經之意而賈又失鄭之意也東坡嘗論學儒不但費紙而正俚語之非唐虞論陶隱居注本草與易之說非知言者蓋儒術之大無對非可與醫並言

者也然衆技校之則李明之常言蘇沈良方猶唐宋類詩蓋言不能詩者之集詩猶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詩之不盡誠不過費紙而已一方之不善則其禍有不可勝言矣友人爲醫者求予書其醫瘍也故云

讀藥書漫記二條

人秉是氣以爲五藏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泯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胞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佛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爲齏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源一也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纏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

靜修齋集十

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言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食於水麋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起之世也

敘節婦賈韓

韓氏中山治中賈公之子增順妻也其先真定獲鹿人父某金末嘗代上黨張公爲潞州帥後歸國移鎮彰德西道會有告其與金恒山武公通問訊者遂繫獄行唐

當天下草昧非強宗豪族不能自保其室家况當衰謝  
罪累之餘其強凌豪奪孰復能禦之者時韓氏年已十  
五姿色復過人獨能以禮適名族其風節已可想見矣  
二十七增順死賈之族黨有欲嫁之者韓氏以死拒之  
其兄知沁州事某憐其少寡欲迎歸之韓氏恐其將嫁  
已也凡五往復終不許及年四十則曰吾老矣吾兄必  
不強我也方一往焉韓氏出衣纓復移天於大家其生  
長見聞宜不知勤儉勞苦為何物也及增順死家無以  
爲生童稚嗷嗷待哺於前韓氏即斥去脂澤其服飾雖  
山野農家之所不堪者韓氏處之若素也復慨然以勤  
力自任每日以麻二束自課剝而績之盡焉而後寢其  
事舅姑接夫子御妾媵待親戚則又鄉閭以爲模範者  
其婿郭贊屢爲子言之始爲敘其大畧庶有如安定胡  
翼之者聞特著之賢惠錄云

書太極圖後

太極圖宋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以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為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為非止為种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為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攷乎潘誌之過而又不知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為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也於乾道己丑己序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繇師傳默契道體

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又八年而為圖書註釋則復為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為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攷乎此故其為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為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為淺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

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  
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  
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  
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  
兌兌之為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為陰靜之根者也  
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  
之右方巽 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之右方巽四坎艮  
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為陰  
中之動者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  
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  
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  
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  
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

靜修文集卷十

日書

書康節詩後

物齊也齊之則不齊矣猶之東西也東自東而西自西  
固不齊也然東人之西則西人之東也是曰東亦可曰  
西亦可則是未始不齊也然東西之形既立指其西而  
謂之曰東則為東者必將起而爭之而不齊者出矣不  
齊之則物將自齊而平矣東也西矣吾立於中而制其  
東西焉如是則謂之無所著可也一有所著則不東而  
西矣謂之無所著可乎彼空將無所著也一倚於空獨  
非著乎此程子深有取于邵子之言也然彼為其說者  
曰是不足以破吾說也吾曰齊固未嘗齊夫物也吾曰  
空固未嘗著夫空也噫悠謬輾轉愈瀆而愈無實矣

跋懷素藏真律公一帖墨本後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顏頰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爲宰相懿簡公爲樞密忠肅公爲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歎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容城劉某書

書王維集後

維與鄭虔同以能詩與畫名當世後又同事賊賊平復同以畫得苟免死而鄭相如者固嘗言虔當汚僞宮然復云願守節可免夫仁義禮智天道固有所謂命者而其義之於君臣有不能盡者彼善術者或於其氣運之間有可以推而知之者然其曰守節則可免則是有性焉而已矣陳圖南謂種放晚節當不逮初謂敬慎則不失亦此意也是彼爲術者固亦必以人事爲主而不與於數矣因表而出之於此云

書高允圖後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制行之初真見義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知也然攷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如高允忠情之直亮蓋其生質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爲

僥倖委曲之人也如勸翟黑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當然爾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庶或見原之語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為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又以謂恐負翟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為是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為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灑然于天地間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不可不知也

跋魯公祭李明姪文真蹟後

李明與盧遜同時遇害也今公所謂仁兄愛我俾爾傳言者不應居遜之後也果先之則潛告之舉自忠節發而史為遺誤矣且公於其父之廟碑自敘距師古為四世與忠節為同祖而新史乃以公為師古五世從孫與忠節為同五世祖不應公自敘亦如撰歐陽瑾碑之有

靜修集卷十

誤也舊史自以之推為公與忠節之五世祖以忠節為公之從父兄矣不知新史何所據而改之而汪應辰於公傳辯師古五世之誤於忠節傳不辯其同五世之誤亦可謂攷之不精矣是以知歐陽永叔不敢以新唐書世系列傳為正者不特張許孔氏而曾子固所謂史誤者又不特李白傳而已也至元丁丑八月癸亥日容城劉某言

書王子端草書後

子端振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黃山驚嘆竹谿泣鐘鼎騷雅潛精神默翁語也雪溪僊人詩骨清畫筆尚餘詩典刑聲光舊塞天壤破議論今著兒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顏柳而鐘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

衰矣。朱文公亦以為然而默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于子端也。安得如默翁者而與之論書。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書。

題婁生平釵模本後

銀工婁生平釵墨本前人題誌莫不以為天下第一之絕巧也。夫以人心之靈有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存苟盡力于一藝其精密神功亦何不至此固無足怪焉。感者自汙尊杯飲而有器皿自器皿而有文飾自文飾而有如此至有如此者致其世尚未遠也而來者無窮焉。將止於如此而已邪將變而益以文邪抑亦將反古人創物適用正大淳厚之制也。

題遼金以來諸人辭翰後

遼誥勅一卷金正隆詞人製作附今姚寶諸人跋語一卷予觀之謂遼金迄今自北而南漸以大其文物之變也亦然。劉某題。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先生傑然直方二帖郝奉使得之儀真予觀其詞旨筆勢則跨越古今開闢宇宙荆公實不足以當之而其然其順浩然其歸方康節檢束之時蓋亦無有也。書自漢魏而下壞於晉宋極於黃米此先生千古絕論觀者以此意求之或有感焉而於以讀先生之書得其心則視凡世俗之所為學者皆在百尺下矣。又豈但書法而已乎。至元丁丑八月壬戌客城劉某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靜修先生文集/[元]劉因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6.7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075-1

I. 靜… II. 劉… III. 古典文學—作品集—中國—元代  
IV. I214.7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038083號

ISBN 7-5013-3075-1



9 787501 330751 >

書名 靜修先生文集(全八冊)  
著者 [元]劉因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f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五三

版次 二〇〇六年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075-1 / K·1352

定價 一七〇〇圓

